



15
1222
6



15
1222
6



五雜組卷之六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二

祿命之說相傳始於唐李虛中然三刑六合貞
觀初已闢其說似非起於李也至於今雲屯林
立十得四五聲價即燁然矣大約子平為定體
五星為變用譬豆之相者富貴貧賤部位大略一
見可識者子平之局也至於氣色流年變動不
一則五星之用也然子平生尅死數人皆童而

五雜組 卷之六

習之而五星氣餘躔度變化微眇又豈俗師村
瞽之所能測故余從來未見有奇中者也
李虛中以人生年月日所直支干推人禍福死
生百不失一初不用時也自宋而後乃并其時
參合之謂之八字然虛中末年煉黃金求不死
而卒發疽以死可謂不知命之尤者其術又何
能靈而今之瞽師村究槩能推生尅衰旺之數
但不驗耳使天之生人可以八字定其終身何
名造物

世間最不足信者祿命與堪輿一家耳蓋其取
驗皆在十數年之後任意褒貶以自神其術而
世人喜諛覬福往往墮其術中而深信之余嘗
見此一家有名傾華夏而術百無一中者大率
因人貴後而追論其祿命因家盛後而推求其
先筮意之不得則強為之解以求合其富貴之
故甚矣人之惑也

推祿命者年月日時相配以定吉凶然今用夏
正故寅月屬之今年若建子建丑則十一十二

五經全 卷六
兩月皆當屬之明歲其生尅制化必有相桷鑿者吉凶又何所適從耶若長平坑卒南陽貴人又所不必論也

京山曹子野以祿命擅名一時余過姑蘇偶聞其在逆旅亟召之至其論與衆不同每連十年不分支子曰夫干屬天者也支屬地者也合則為用離則為敵豈有人之性命五年行天上五年又行地中者乎其言甚辯余不能難也而推未來休咎亦殊不驗又聞岳州有李蓬頭者其

術勝曹惜未之見耳

祿命之說誠眇茫不足信人有同年庚日時而貴賤迥不相同者相傳太祖高皇帝已定天下募有與己同祿命者得江陰一人召至欲殺之既見一野叟耳問何以為生曰惟養蜂十二籠取其稅以自給太祖笑曰朕以十二布政司為籠蜂乎遂厚賜遣還然帝王間氣固自難以凡人例論也宋時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韓王有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小

遷轉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何故至貨粉
鄭氏生子與蔡魯公同命而卒十八弱死則迥
若天淵矣余外祖徐子瞻與同里宋姓者年月
日時盡同少同學相善也同食既於庠同無子
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闔然其後
乃相繼舉二子即惟和兄弟也以貢仕至縣令
歸年八十餘始卒何後事之大不相同耶永康
程京兆正誼與義烏虞懷忠同祿命同以辛未
成進士同作司李同日内召然虞授御史聲勢

烜赫家富不貲坐左遷後稍起至縣令之爵以
死程授比部郎出入藩臬位至大京兆年八十
方卒乃其家貲不敵虞十一也豈富厚為造物
所忌既奪其爵復減其算耶或為富不仁虞固
有以自取之耶樂善錄所載一士人亦若此蓋
以富貴享用折算日然謂之曰命則宜一定不
易或凶惡而富壽或良善而窮夭始足信也若
因生平作為而轉移則又何必言命哉
萬曆丙午浙中有酈道人者挾數學來閩人信

之如神然小術頗有驗余往訪之酈以片紙書
數字內袖中既令余念詩經一語余漫應曰關
關雎鳩已出袖中書則此句也凡人有來卜者
有數事輒預書貼壁上令自取之無不符合以
是名益噪然余細覈之似有役鬼搬運之術耳
其未來事分毫不驗也先是廣平有籍大成者
最善諸幻術逆旅天寒有數客至大成爲符焚
之食頃酒肴皆具又焚一符則歌妓畢集但自
腰以下不可見耳問其故曰此生魂也吾以術

攝之有人苦疔瘡無方大成爲呵一氣卽攝一
人力傳其體呵十氣遂可舉千斤少頃疔瘡如
故後坐不法論死繫司寇十餘年人問之曰吾
越獄如平地耳但有此宿業須受之必不死也
已而果赦出戍遼左自後爲幻術者皆示大成
而失其玄妙若酈生者又不足數也

嘉隆間新安汪龍受得數學於遊僧頗有奇驗
四明袁文榮當國寄一白棊子託人問子汪曰
白者北也棊子者子也此北京當局之人來問

子也但此基子非木非石經火鍛鍊了無生氣
必不能生子若再以生尅之理推之此老不久
亦當終局其人隱之不敢以聞越數月而袁公
捐館

幻戲雖小術亦自可喜余所見有開頃刻花者
以蓮子投溫湯中食頃即生芽舒葉又食頃生
蓮花如酒盞大又有燃金沸油投生魚其中撥
刺游沫良久如故又有剖小兒腹種瓜頃刻結
小瓜剖之皆可食又有以利刃一尺許插入

復抽出又有仰臥以足承梯倚空而不仆一小
兒穿梯以升直至其巔觀者毛髮灑灑至於舞
竿走繩特其平平者耳長安丐者有犬戲猴戲
近有鼠戲鼠至頑非可教者不知何以習之至
是余庚戌在京師見戲者籠一小雀中置小骨
牌僅寸許擊小鑼一聲雀以口啄其機門便自
開今取天牌則銜六六出取地牌則銜么么出
其應如響觀畢復擊鑼一聲雀入而門自閉較
耕錄載弄蝦蟆者亦然噫亦異矣

風角之術起於漢末謝夷吾望閣而知烏程長
之死李邵觀星而知益部使之來精之至也後
來樊英管輅之輩皆本於此第其術有至未至
取風吹削脯楊由知人獻獮赤蛇分道許曼知
太守爲邊官至於段翳封藥門生知與吏闢破
李南爨室暴風其女預知死期可謂通變化入
幽冥無以加矣至魏而管輅詣其極至晉而郭
璞集其成五胡之世佛圖澄崔浩陸法和擅其
稱盛唐之時羅公遠僧一行孫思邈闢其室五

代以降其術不復傳矣

漢時解奴辜張貂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此
後世遁形之祖也介象左慈于吉孟欽羅公遠
張果之流及晉書女巫章丹陳琳等術皆本此
謂爲神仙其實非也其法有五曰金遁曰木遁
曰水遁曰火遁曰土遁見其物則可隱惟土遁
最捷蓋無處無土也須煉遁神四十九日於空
山無人之中獨坐結念更有符呪役使百神若
一念妄起便須重煉卽如紅線蟲隱孃精精空

空之流皆此等輩耳 國初有冷謙字啓敬導
入入太倉庫盜錢事發被逮求飲即跳入瓶中
撲破片片皆應而竟不知所在此水遁者也正
德初有老翁脫太監於流賊者又鍾髮髻握土
一塊遂不見土遁者也

傳記載劍俠事甚多其有無不可知大率與遁
形術相表裏今天下未必盡無其人也但此術
終是邪魅非神非仙蜀許寂好劍術有二僧語
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清淨事異於此諸

俠皆鬼為陰物婦人僧尼皆學之其言信矣但
紅線隱孃及崔慎思王立董國度所娶事皆相
類或亦好事者為之耳

凡幻戲之術多係偽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
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
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傍觀欲
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
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者三賣藥人扣其法曰
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它大士

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粘矣少年曰我更無它
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
大笑而罷

國初程濟朝邑人有仙術爲四川岳池縣教諭
相去數千里日暮寢食未嘗離家而日治岳池
事不廢後隨建文出亡卒脫艱險濟有力焉然
則王喬盧耽之事世固未嘗無其人也

傳記有周文襄見鬼事蓋已死而英氣未散魂
附生人無足異也如劉偉者爲太守卒已數十

年忽往來人間言未嘗死則妄矣近萬曆間又
有稱威寧伯王越者往來吳越間人信之若神
大抵妖人假托之詞耳安知宋時賀水部者非
妄耶世人好奇遂不及察非雋不疑不能縛戾
太子也

夷堅志載法術若毛一公汲井婦人之類一遇
其敵便幾至殺身相傳嘉隆間有幻戲者將小
兒斷頭作法訖呼之即起有游僧過見而哂之
俄而呼兒不起如是再二其人即四方禮拜懇

五
求高手放兒重生便當踵門求教數四不應見
已僵矣其人乃撮土爲坎種葫蘆子其中少頃
生蔓結小葫蘆又仍前禮拜哀鳴終不應其人
長吁曰不免動手也將刀砍下葫蘆衆中有僧
頭歛然落地其小兒應時起如常其人卽吹烟
一道冉冉乘之以升良久遂沒而僧竟不復活
矣蓋術未精而輕挑釁端未有不死者也夷獠
之中此術最多庚巳編載吳中焚屍亦有此術
有李智者甚與毛一公相類也

木工於豎造之日以木籤作厭勝之術禍福如
響江南人最信之其於工師不敢忤慢歷見諸
家敗亡之後拆屋梁上必有所見如說聽所載
則三吳人亦然矣其它土工石工莫不皆然但
不知木工之神也然余從來不信亦無禍福家
有一老木工當造屋時戲自詡其能余詰之曰
汝既能作凶亦當能作吉屋成能令永無鼠患
當倍以十金奉酬工謝不能也大凡人不信邪
則邪無從生

五帝紀 卷六
夷獠中有採生術又善易人手足有在獠中與其婦淫者其夫怨之以木易其一足而不知也旬日之間漸覺痿痺不能起又久之皮乾木脫成廢人矣吾閩中有蠱毒中人則夜為之傭作皆夢中魂往醒則流汗困乏不數月勞瘵以死此亦採生之類也

元世祖誅阿合馬籍其家有妾名引往者搜其藏得一熟人皮於櫃中兩耳俱存肩鑰甚固問莫知為何人但云詛呪時置神座上其應如響

漢時宮中巫蠱但得木偶人耳未聞以人皮者也近來妖人有生剖割人而攝其魂以為前知之術者蓋起於此若樟柳神靈奇又其小者耳成化間妖人王臣篋中有一木人聽其指揮此亦巫蠱之遺法也

遇大使而求金占失僕而假策伐籠臂而目疾愈延射鳥而母病除救墮梁於十世之後免重辟於黃沙之中術數之精乃與神通然亦非穎悟絕倫不能與也宋餘杭徐復以六壬名天下

及聞州僧與衙校推禍福恠而扣之僧曰盡子
 思慮所至子所不及吾無如之何復即以爲課
 與日時推之累日盡得僧之祕但有駒墮三足
 者未之見也僧曰子智止此不可強也乃知人
 之天分有限百工技藝莫不皆然

管仲之識俞兒也子產之識實沈臺駘也東方
 朔之識巫雀畢方也終軍之識騶虞鼯鼠也劉
 向之識危與貳負也蔡邕之識青鸞投蜺也張
 華之識海鳧龍肉也諸葛恪之識侯囊也陸敬

叔之識彭侯也何承天之識威斗也陸澄之識
 服匿也沈約之識焦明罽蓋也斛斯徵之識錚
 于也劉杳之識挈囊也傅奕之識金剛石也歐
 獻乘之識息壤也賈耽之識蝨痕也段成式之
 識報時鐵也留源之識寃氣也傅弘業之識虎
 雌也徐鉉之識海鳥骨也贊寧之識蚌淚畫也
 此以博識得之者也還無社之對山鞠窮也騶
 忌之對隱語也東方朔之對壺齟也楊脩之
 辨黃絹也李彪之辨三三兩兩也劉顯之辨貞

字也則天之解青鵝也班支使之解大明寺水也此以捷悟得之者也捷悟者可以思而及博識者不可以強而致也至於鄭欽悅辨任昇之銘據鞍繹思僅三十里而千古之疑一旦永解近於神矣東平昌生辨石壁道語斯為次之其它如談馬礪畢之題川狗御飯之語已為黃絹之重儻而去姓得衣之叙委時百一之解不過離合之顰婦作者固可厭而解者亦不難也人有一日數行俱下者非真俱下也但目捷耳

遲速相去其者差四五倍不但二也一覽無遺則嘗有之矣閩林誌避雨寓染坊得其染帳漫閱之匆匆而去越一日其家回祿索帳者紛然莫知為計林復過之曰我能記之取筆疾錄不爽一字此天生之資非強記可到者嘉禾周鼎讀日韻詩一遍即誦又能從末倒誦亦絕世之資矣而功名不顯蓋似有別才也

子瞻再讀漢書張方平聞而訝之則張之穎悟過蘇可知然而蘇以文章名世張卒無聞也此

陸澄所以有書厨之誚也

介葛盧解牛語公冶長侯瑾解鳥語陽翁仲李
南解馬語唐僧隆多羅白龜年俱通鳥獸語成
子楊宣皆解雀語夫鳥獸之音終身一律果能
語耶左氏之誣野史之謬無論已公冶長聖門
高第乃受此穢名至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
免治長災則真以為實事矣世又傳公冶長雀
繞舍呼曰公冶長南山虎馱羊汝得其肉我食
其腸又云喑喑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

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余謂雀作
人言固可恠而春秋之雀知用沈約之韻又可
恠也至太原王氏因祭廁神而獲聞蟻言又奇
矣

元時有心蘭納識里者貫通二藏及諸國語凡
外夷朝貢表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譯進令左
右執筆口授如流略不停思皆無差謬衆無不
服其博識而不知其所從來也此其難又甚於
介葛盧等矣

冷齋夜話載太平有日者為市井凡庸之人課
無不奇中至為達官貴人課則皆無驗或問之
答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據術而言無所
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為諛
詞其不驗要不足怪此言政與漢郭玉論醫相
同余行天下遇有術數者多召致之而十九無
驗彼務為迎合故也

六壬之數若精天下無不可測之物雲間有陳
生者善為之試以小事良信嘗教余四課三傳
之法至於占解推測在人自悟不可傳也余時
亦懶且以為無益遂不竟學徒家藏其書數百
卷今細思之終是無益縱學得如邵堯夫亦徒
為人役役也

脩武有崔生者善六壬余在東郡曾一致之言
多奇中但其起課法微不同大約用金口訣取
其簡便耳向後休咎亦不肯盡言也聊城楊師
孝術頗精於崔人以神仙目之然其人不學無
術故不能盡其變也

古人謂著短龜長故舍筮從卜今之上則六壬
備矣患人未之精耳筮用易占其繇不可得而
聞也不知古卜筮繇詞皆何所本如鳳凰于飛
太橫庚庚之類似非當時杜撰也焦延壽易林
其占亦多竒余於己亥春為友人筮補官得僵
屍蔽野不見其父之繇時友人有老父在不擇
也余解之曰僵屍無驗矣而獨喪父驗乎妄耳
無何獻播俘至百補牒下友人拊心曰驗矣柰
何旬日而外艱之計至

自周以後始有堪輿之說然皆用之建都邑耳
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管上灑澗之東西詩所
謂考卜維王宅是錫京者則周公是第一堪輿
家也而葬之求吉地則自樛里始然漢時尚不
甚談至郭璞以其術顯而惑之者於是罕不可
破然觀天下都會市集等處皆倚山帶溪風氣
回合而至於葬地則有付之水火犁為平田者
而子孫貴盛自若也其効驗與否昭然矣世人
不信目而信耳悲夫

堪輿自郭璞之後黃撥沙厲伯招其最著者也
然璞已不免刑戮於其身而黃厲之後子孫何
寥寥也其它如吳景鸞徐善繼等或不得令終
或後嗣絕滅若有地而不能擇是術未至也若
曰天以福地留與福人則又何必擇乎江南之
俗子孫本支人各為塚一家貴盛則曰某祖墳
也一支絕滅則曰某祖墳也而其家丘壟百數
皆獨無一善地足以掩前人之失又豈獨無一
惡地足以敗已成之緒者乎至如父得善地子

得惡地禍福又將何適從也况為其術者各任
己見甲以為善乙以為惡豈然聚訟迄無定評
而漫以祖父之骨嘗試於數十年之後以驗術
者之中否而其人與骨固已朽矣則又何憚而
不妄言也且人之一身歲不能無休戚闔門百
口歲不能無盛衰此必然之理也而謂生者之
命脉其權盡制於死者之朽骨不亦可笑之甚
耶
葬欲其速朽也此化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

也山形完固不犯水蟻不近田疇土膏明潤枯
楸森鬱死者之宅永安子孫自陰受其庇矣若
必待吉地暴露淺土惑於異議葬後遷移使祖
父魂魄無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
求世有掘墓而得石與水者皆好奇以求福也
不求福則無禍

世有葬後而棺反側者地脉斜也棺骸俱散者
無生氣也聚葉滿穴中者風殺也水蟻之患可
避而此數者稍難辨耳

葬地大約以生氣為主故謂之龍經所謂空手
抱鋤頭步行騎水牛者總欲認得真龍耳龍真
穴真斷無水蟻風殺之患世有好奇者先看向
背沙水而後以已強合之誤人多矣

有龍真而穴未真者氣脉未住也故好奇者有
斬龍法譬之人方遠適而挽之使入門也不可
為訓恐有主客同情之戒

吳越之民多火葬西北之民多葬平地百年之
後犁為畝畝矣而富貴不絕地理安在

惑於地理者惟吾閩中爲甚有百計尋求終身
無成者有爲時師所悞終葬敗絕者又有富貴
之家得地本善而恐有缺陷不爲觀美築土爲
山開田爲陂圍垣引水造橋築臺費逾萬緡工
動十載譬人耳鼻有缺而雕空爲之縱使亂真
亦復何益况於勞人工絕地脉未能求福反以
速禍悲夫

余從大父觀察公諱廷柱於書無所不讀聰穎
絕人而尤於擇地自負所著堪輿管見人爭傳

誦之致政歸築室於西湖之上面城背水四面
巨浸人以爲絕地公不聽也傳及子孫貧落且
甚孤丁孑然幾斬竟不能有鬻爲宗祠

古今之戲流傳最久遠者莫如圍棋其迷惑人
不亞酒色木野狐之名不虛矣以爲難則村童
俗士皆精造其玄妙以爲易則有聰明才辯之
人累世究之而不能精者杜夫子所謂有禪聖
教固爲太過而觀其開闔操縱進退取舍奇正
互用虛實交施或以予爲奪或因敗爲功或求

先而反後或自保而勝人幻化萬端機會卒變
信兵法之上乘韜鈴之祕軌也碁經十二篇語
多名言意甚玄着要一言以蔽之曰着着求先
而已矣

奕秋杜夫子王抗江獻王積薪滑絃之技不知
云何卽其遺譜亦無復傳者矣今所傳者尚有
王積薪所遇姑婦及顧師言鎮神頭二勢婦姑
之說荒誕不足信或者積薪以此自神其術耳
鎮神頭以一着解兩征雖入神妙而起手局促

纏累所謂張置踈遠者安在哉恐亦好事者爲
之耳今之勢譜如所謂大小鐵網捲簾邊金井
欄者凡以百計要其大意只求制入而不制於
人而已

唯其求制入故須求先始而布置旣而交戰終
而侵綽稍緩一着則先手爲彼所得而我受制
矣先在彼者葉子可也先在我者無令人有可
棄之子可也

近代名手弇州論之略備矣以余耳自所見新

安有方生呂生汪生閩中有蔡生一時俱稱國
手而方於諸子有白眉之譽其後六合有王生
足跡遍天下幾無橫敵時方已入賞為太官丞
談詩書不復與角而汪呂諸生皆為王所困名
震華夏乙巳丙午余官白門四方國士一時雲
集時吳興又有周生范生未嘉有鄭頭陀而技
俱不勝王洎余行後聞有宗室至諸君與戰皆
大北王初與戰亦北越兩日始為敵手無何王
又竟勝故近日稱第一手者六合小王也汪與

王才輸半籌耳然心終不服每語余彼野戰之
師非知紀律者余視之良信但王天資高遠下
子有出人意表者諸君終不及也

到溉於梁武御前比勢覆局凡有記性者皆能
覆局不必國手也余棋視王方諸君差三四道
至覆局則與之無異與余同品者皆不能也此
但天資強記耳遇能記時它人對局從旁觀亦
能覆之至其攻取太略即數年後十猶可覆七
八也

王六合與余奕受四子然其意似不盡也王亦推余穎悟謂學一牢可盡其妙時余以廢時失事不肯竟學然尚嗜之不厭至丙午南歸始豁然有省取所藏譜局盡焚棄之從此絕不爲矣然世人之戒奕難於戒酒也邯鄲淳藝經碁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其製視今少七十一道漢魏以前想皆如是至誌公說法曰從來十九路迷悞許多人則與今無異矣

象棋相傳爲武王伐紂時作卽不然亦戰國兵家者流蓋時猶重車戰也兵卒過界有進無退政是沉船破釜之意其機會變幻雖視圍棋稍約而攻守救應之妙亦有千變萬化不可言者金鵬變勢略備矣而尚有未盡者蓋善書之人原非神手也

象棋視圍棋較易者道有限而算易窮也至其棄小圖大制人而不制於人則一而已唐玄恠錄載岑順事可見當時象棋遺製所謂

五雜俎 卷六
天馬斜飛輜車直入步卒橫行者皆彷彿與今同但云上將橫行擊四方者稍異耳唐不聞有象而今有之胡元瑞云象不可用於中國則局中象不渡河與士皆衛主將者不無見也
雙陸一名握槊本胡戲也云胡主有第一人得罪將殺之其弟於獄中爲此戲以上其意言孤則爲人所擊以諷王也曰握槊者象形也曰雙陸者子隨散行若得雙六則無不勝也又名長行又名波羅塞戲其法以先歸官爲勝亦有任

人打子布滿他宮使之無所歸者謂之無梁不成則反負矣其勝負全在骰子而行止之間貴善用之其製有北雙陸廣州雙陸南番東夷之異事始以爲陳思王製不知何據
博戲自三代已有之穆天子與井公博二日而決仲尼曰不有博奕者乎莊周曰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今之樗蒲是其遺意但所用之子隨時不同古有六博謂太博則六着小博則二莞其法今不傳矣魏晉時始有五木之名梟廬雉

擯塞也其制亦不可考但史載劉裕與諸人戲
餘人並黑擯以還劉毅擲得雉及裕擲四子皆
黑一子跳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又曹景
宗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則盧
與擯塞皆差一子耳大約黑而純一色者為盧
相半者為雉黑而有雜色者為擯塞以今骰子
譬之則渾四為梟渾六為盧四六相半為雉其
它雜色則擯塞耳今之樓蒲朱窩云起自宋朱
河除紅譜一云楊廉夫所作然其用有五子四

子二子之異視古法彌簡矣

擲錢雖小戲然劉寄奴能喝子成盧宋慈聖則
立不仆光獻盤旋三日似皆有鬼神使之者若
秋武襄平廣南手擲百錢盡紅雖云諸術乃更
勝真

投壺視諸戲最為古雅郭舍人投壺激矢令反
謂之驍一矢至百餘驍王胡之閉目賀革置障
石崇妓隔屏風薛春惑背坐反投而無不中技
亦至矣今之投壺名最多有春睡聽琴倒插卷

簾鴈銜蘆翻蝴蝶等項不下二千餘種惟習之
之至熟自可心手相應大率急則反緩則斜過
急則倒過緩則睡又有天壺高八尺餘賓主坐
地上仰投之西北士夫多習此戲
藏鈎似今猜枚如西陽雜俎所載則眾人共藏
一鈎而一人求之此卽古意錢之戲也後漢書
梁冀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之戲其
法今亦不傳矣猜枚雖極鄙俚亦有精其術者
吳門袁君著有拇經自負天下無對然余未之

見惟德清半月泉有行者百發百中人多疑有
他術然實無之也惟記性高耳能記其人十次
以上則縱橫意之無不中雜俎所謂察形觀色
若辨盜者得之矣

彈棊之戲世不傳矣卽其局亦無有識之者呂
進伯謂其形似香爐然中央高四周低與香爐
全不似也弘農楊罕六歲味彈棊局云魁形下
方天頂突二十四寸窓中月想其製方二尺有
四寸其中央高者獨圓耳今閩中婦人女子尚

有彈子之戲其法似圍棋子五隨手撒几上敵者用意去其一而留二所留必隔遠或相黏一處者然後彈之心越中子而擊中之中子不動則勝矣此卽彈棊遺法魏文帝客以葛巾拂無不中者也但無中央高之局耳
後漢諸將相宴集爲手勢令其法以手掌爲虎膺指節爲松根大指爲蹲鴟食指爲鉤戟中指爲玉柱無名指爲潛虬小指爲奇兵腕爲二洛五指爲奇峰但不知其用法云何今里巷小兒

有捉中指之戲得非其遺意乎然以將相爲此已大不雅而史弘肇以不解之故索劍相誦尤可笑也卒啓駢族之禍悲夫
今博戲之盛行於時者尚有骨牌其法古不經見相傳始於宣和二年有人進此共三十二扇二百二十七點以按星辰之數天牌二十四象二十四氣地牌四點象四方人居中數以象才其取名亦皆有意義對者十二爲正牌不對者八爲雜牌二色成牌兩牌成而後出色以相

賽其取名如天圓地方櫻桃九熟之類後人敷衍其說易以唐詩一句殊精且巧矣此戲較朱窩近雅而較圍棋為不費一時翕然亦不減木野狐云

委巷兒戲則有行棋或五或七直行一道先至者勝此古蹙融製也有馬城不論縱橫二子聯則為城城成則飛食人一子其它或夾或挑就近則食之不能飛食也有紙牌其部有四曰錢曰貫曰十曰萬而立都總管以統之大可以捉

小而總管則無不捉也其法近於孫武二駟之術而吳中人有取九而捉者又有棋局如螺形四面逐敵子入窮谷中而後提取之曰旋螺城雖鄙褻可笑細玩亦有至理存焉按經籍志有旋棋格即螺城也然螺城名似更佳

李易安打馬之戲與握槊略相似但彼雙則不擊而此多逢寡即擊如疊至十九馬而遇二十馬即被擊矣一夫當關則它騎不得過又可以反而擊人之單騎行至函谷關則非疊十騎不

得過至飛龍院則非二十騎不得過非正本米
不得行而臨終尚有落墜一局所謂行百里者
半九十也此戲較諸藝為雅有賦文亦甚佳但
聚而費錢稍多耳江北人無知之者余在東郡
一司農合肥人也懇余為授之甚喜

晁無咎有廣象棋局十九路九十一子今不傳
矣司馬溫公製七國象棋法亦是推廣象戲遺
意而近於腐爛至魏游秬肇製儒棋有仁義禮
知信之目則益令人嘔噦不堪戲者戲也若露

出大儒本色則不如讀書矣

唐李邵有骰子選格宋劉蒙叟楊億等有彩選
格卽今陞官圖也諸戲之中最為俚俗不知尹
洙張訪諸公何以爲之不一而足至又有選仙
圖選佛圖不足觀矣

唐末以前有葉子格及徧金葉子格金龍戲格
捉卧甕人格皆不知何物其法亦無傳之者
陳晦伯引咸定錄云唐李邵爲賀州刺史與妓
人葉茂連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天下尚

五經總論 卷六
之又歸田錄云有葉子青者撰此格今其式不可考楊用脩以爲似今紙牌而晦伯元瑞非之皆未有的證也晦伯謂楊大年好之不過因青瑣雜記有與同輩打葉子之語耳

晉末誠多異人如史所載陳訓戴洋韓友淳于智步熊杜不愆嚴卿隗炤卜珣鮑靚麻襦單道開黃泓王嘉郭磨臺產之輩皆窮極術數造詣窈冥苟能用之足以息戰爭禪治化如圖澄之仕石虎羅什之從呂光微言曲誨利益多矣索

統占夢其術爲下然觀其辭陰澹之言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迺知彼固有托而逃者耶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數博極羣書僧中之子雲茂先也謂之成佛作祖吾則未敢什父羅炎脩行不遂爲禁臠所逼已墮落矣至付而復蹈其轍焉雖曰被逼亦由欲障未除升座講經之際一見登肩神識未定鬼瞰之矣既生一子何

患法種無嗣伎女十人之蓄不亦可以已乎臨終之時誦神呪自救未及致方轉覺危殆其處死生之際非能脫然無罣碍者尚在道安佛圖澄之後乎

晉會稽夏仲御能作水戲操柁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鯢鷁躍後作鮪鱗引飛鷁首撥獸尾奮長梢而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白魚跳入舟者八九又作大禹慕歌之聲曹娥河女之童子胥小海之唱以足扣船引聲喉轉清

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嗽天雲雨響集叱咤謹呼雷電晝冥集氣長彌沙塵烟起王公已下莫不駭恐此與李暮所遇父老何異亦曠代之異人也

晉石坦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人有喪葬千里往弔或同日其時咸共見焉又能閭中取物如畫無差此亦壘霍麻襦之流也而史列之隱逸誤矣

謝石之拆字小數也然拆杭字知兀木之復來

五經總論 卷九
拆春字爲秦頭之蔽日則事與機會隱諷存焉
賈似道時術士拆奇字謂立又不可可又不可立
亦足寒奸邪之膽矣而不免殺身悲夫
耿聽聲嗅衣以知吉凶貴賤王生聽馬蹄以知
丁謂西行沈僧照聞南山虎聲而知國有邊事
張乘槎見來遠樓而知藩司有喪皆風角之術
與拆字相同機智之人可以意會不可以法傳
也
古者巫覡之俗盛於陳鄭蓋奸淫奇袤之所托

也然上有西門豹則河伯絕取婦之媒下有夏
仲御則丹珠失鼓舞之勢君正獲禱而一郡之
巫息左震破鎖而山川之祟消天師杖而甘雨
至楊媪斬而火妖絕世間第一妖惑莫此爲甚
而世猶信之不巳何哉

漢文帝令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祠詛肉奴
大宛日與神君文成等遊故其後卒有巫蠱之
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夷滅者不可勝紀然
周禮宗伯之屬咀呪掌盟詛司巫掌羣巫之政

五
卷六
至於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致天神人鬼
以夏至致地祇物魅則三代已有之矣曾謂周
公作法而有是乎

今之巫覡江南為盛而江南又閩廣為甚閩中
富貴之家婦人女子其敬信崇奉無異天神少
有疾病即禱賽祈求無虛日亦無遺鬼楮陌牲
醪相望於道鐘鼓鐃鐸不絕於庭而橫死者日
衆惜上之人無有禁之者哀哉
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請邪神香火

奉事於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
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通聖
散開闔門戶使陽氣發洩自不傳染而謹閉中
門香烟燈燭煮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即幸而
病愈又令巫作法事以紙糊船送之水際此船
每以夜出居人皆閉戶避之余在鄉間夜行遇
之輒徑行不顧友人醉者至隨而歌舞之然亦
卒無恙也

閩女巫有習見鬼者其言人人殊足徵詐偽又

有吞刀吐火爲人作法事禳災者楚蜀之間妖
巫尤甚其治病祛災毫無應驗而邪術爲祟往
往害人如武岡姜聰者迺近時事也吾閩山中
有一種畚人皆能之其治祟亦有小驗畚人相
傳盤瓠種也有苟雷監等五姓不巾不履自相
匹配福州閩清永福山中最多云聞有呪術能
拘山神取大木繩其中云爲吾致獸仍設窰其
傍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窰饜其欲而後已
古之善禁氣者能於骨中出鏃移癰疽向庭樹

至於驅龍縛魅又其易者耳此却是真符呪非
幻術也諸符呪道藏中皆有之但須鍊將耳今
遊僧中有燃眉燃指及五七日不饑者非真有
道也亦能禁氣耳至其偽者又不論也
穿楊貫蠅精之至也然亦可習也至於截箭齒
鏃非可習而能也神而明之有數存乎其間卽
羿亦不能傳之子者也

李克用之懸針斛律光之落雕射之聖者也由
基矯矢而猿號蒲且虛弦而鳧落射之神者也

五經系 卷六
后羿之噉日督君謨之志射射之幻者也魏成
帝過山二百餘步胡后之中針孔射之伎者也伯
尊甲而徹七札射鐵而洞一寸射之力者也伯
昏務人登高山履危石臨不測之淵背遂巡足
二分垂在外射之奇者也范廷召所至鳥雀皆
絕射之酷者也魏舒賈堅射之雅者也蕭瑀盧
虞射之猥者也

嘗於德平葛尚寶家見一胡雛鼓琴射飛弦無
虛發每射棲雀輒離數寸許弦鳴雀飛適與矢

會其妙有不可言者信天性絕技非學可至也
吳門彭興祖弟善彈藏小石袖中以擲鳥雀百
步之內無不應手而殪此與水滸傳所載沒羽
箭張清何異考史載蕭摩訶擲銀略與此同惜
不用之疆場而但爲戲耳

古者射御並稱而今御法不傳矣歌舞並稱而
今舞法不傳矣嘯味並稱而今嘯法不傳矣然
猶可想像見者六轡如組兩驂如舞必非輿僮
掌鞭之手所能操縱也宛轉從風緬曼旋懷必

非羽籥樂童之輩所能俯仰也至於蘇門隱者
若數部鼓吹林壑傳響步兵聞之亦且心折而
况千載之下乎然宇宙大矣不應遽無其人或
吾未之見也

五雜俎卷之六終

流松村

流松村

